

海端——偏鄉實習半年心得分享

實習生：許芳慈 學校：台東縣海端國民中學
畢業系級：教育系 96 實習科目：國文

今年一月，我和友人結束了為期半年的實習。而決定台東縣海端國中作為實習學校，算算也正好是近冬的這時。我們從冬天開始的旅程，也在冬天暫告一個段落。一切看似回到起點，但已有所改變。我們是過客，因緣際會的參與這溫暖的小團隊，短暫半年，絕不敢說自己為學校服務了什麼，因為我們所給的遠遠不及收穫的一切。

海端國中位處於台東縣海端鄉，正好是南橫的入門口，群山包圍的天地格外地遼闊，田野環繞的綠地中，市區僅僅是一條街道。從開頭的海端國中算來，延伸上山好幾里的長程都是孩子們的學區。因此大部分的學生都有住校，學校成為他們的第二個家，不論早上或夜晚，海端校內總是熱鬧滾滾。男孩們總愛在晚自習後打籃球，他們下課後走動聲、吆喝聲，是比鬧鐘更鮮活的報時器。

雖然只有三個班級，但作為南橫上諸多國小學生就讀的學校，海端國中有其必須擔負的重責。全校七十六名學生中，除了三名漢人，其他多是布農族子弟。家長大多打零工或務農，因此許多學生們在假期也是忙碌的。記得第一次班會，導師介紹我和八甲同學們認識，他指定每個上台的學生除了介紹自己外，還得談談自己的暑假生活。結果半數的孩子都慚愧地低著頭講完自己名字便急著下台，其他被老師盤問的急了，便簡短地回答：「幫忙家人灑藥，種田。」

那天導師與學生們分享他青年時上梨山做農的經驗。大部分情節我都忘了，但他提到那農忙後的夜晚，獨自躺在夜空下的故事。山上的星星格外亮眼，銀色的光芒一點一點散在無法盡覽的黑幕中，這樣的夜，我在海端也看過幾回。

過去許多學長姐的經驗都告訴我們：教科書裡的理論和教學現場是有差異的。然除了關注差異以外，應用與調適亦是走入實境時可靈活接軌的橋樑。

每日的教學活動即是課程與教學的落實處。多數實習老師大部分地時間都在見習，但選擇小校卻能有更多接觸教學的機會。除了一般上課時數外，透過補助辦理的第八、第九節課和夜間輔導都屬於學校課程的範疇，若學校同意，便可利用課堂或早自習固定的時間，為孩子們講課或複習。如果時間許可，甚至能編輯一套自己專屬的教材，教自己喜愛的主題。在導師的同意下，我獲得每週二早自習的「閱讀推廣」。半年來分別以「自我」、「快樂」、「自然」三大主題統合論語、莊子、老子、希臘三哲的部分思想，讓學生們從活動和故事中對中西方思想有些了解；也配合國文科，運用閱讀題解析，並加上中國古典小說和摘要內容的介紹。在上「莊周夢蝶」時，許多學生寫道，如果能選，還是要當人；但也有少數人選擇蝴蝶——「因為很自由，想去哪裡就去哪裡」，或許這麼回答的孩子，也領略了莊子的浪漫吧！

但古典小說的部分反應就比較不如預期。閱讀文言文，顯然對海端的孩子們來說形成挑戰。或許是學業上的挫敗感，對文言文，他們始終是有距離的。但對於有強大吸引力的故事，學生們卻始終反應熱烈。我們談三國演義劉備痛摔阿

斗、關羽大戰華雄、孔明草船借箭等事，台上台下熱鬧滾滾地討論武將、史事，就像那些事昨天才剛發生過一般。與全班共同分享的樂趣和一人閱讀的感動大不相同，有時常想，要是每一本書都有時間欣賞、討論，不但學生們受益，自己也必能學到更多。

行政和心理學實用的面向頗廣。小學校教職員們通常身兼數職，護士同時是會計、國文老師同時是教學組長也是社會老師……沈重的行政往往比教學更困擾人。都市學校往往一個組下分兩三個職位，但小校教務和訓導合一，因此教導處主任組長們總是公文纏身、業務沈重。一個團隊的組織氣氛，從每天大家的臉上就可以察覺——海端總是繁忙，繁忙但是愉快的。有時大家會一起抱怨些事情，像系統當機、要求成果的時間緊迫、各種評鑑的壓力等等，但抱怨中還是能找到些樂子。共同討論行政或教學碰到的好事壞事，不知不覺已成爲每天飯局必備的話材，有時同一件事，多幾個人分享自己的看法，便自然豁然開朗。

「許多時候某個人的情緒未必是針對你。」訓育組長說的這句話，我想我會永遠記著。有一次，一位男同學上國文課便趴在桌子上，課本也不看，老師的話也不聽，下課一個人瞪著台上叨叨地自言自語。課後心裡覺得不大自在，總覺得是自己哪裡講錯了？還是他討厭台上的人？心底在罵些什麼話？與導師討論才知道：該同學因爲單親，長年負債，家境不好，從小就要分擔家務照料兩個弟妹的生活。最近經濟情況更差，父親酗酒後拳腳以對，因此那位同學總是苦著臉。當心中先已有成見時，所見所聞都會契合所預見的景象，能以思維反省的理性尚且如此，何況更難掌握的情緒？

中學生多多少少有些自我中心，實習教師由於年輕，又頭一次擔任「老師」的角色。在身份拿捏上難以控制得當，而許多情況中，做好情緒管理更是重要。有時學生們心底也並不清楚實習教師到底是朋友，還是「老師」？說話難免不自覺地傷人。你辛辛苦苦做的小卡片，他們可能只看一眼，有些甚至不領情；盡心盡力的準備課程後，卻聽聞有些學生在背後開玩笑，或給你取些不喜歡的綽號。「學生都是還不成熟的人，跟他們認真你就輸了！」老師總是這麼勸我們，但要轉變自己的態度成爲能包容孩子們的「大人」，卻也不是容易的事。

十一月中旬，擔任指導教授的譚老師來到海端。在之前幾次的返校座談中，我們討論了一些現場發現的教育問題，諸如原住民學生的加分政策，學生成績的城鄉差距以及小校人數流失等等。許多問題的核心牽扯到教育和教育以外的因素，而一個環節的問題扣上另一個環節，就像糾纏不清的線團一樣——如何才能找到開端？如果沒有一個絕對的開端，有沒有可能從某一段最適合切入的地方下這一刀？在多次的討論下我們有許多新的體悟。也許目前許多問題尚還沒有定論，但是總能藉由這次的機會有一個開始。對我們實習生而言，也指示了更深刻的思考向度。

現場試教毋寧是可貴的經驗，感動的是，那天學生們都貼心地特別配合。譚老師指導的那堂國文課，我帶領孩子們讀詩。在近冬的時節，看著投影片的一張張圖，朗誦〈獨飲十五行〉，想像大風雪屋下的紅泥小火爐——雖然有些慌張，

講了前句忘了後句，但第一次試教的經驗比預期更要成功，確實給了我成為教師的信心。

和他人閒聊有時戲稱到偏鄉實習是「渡假」，事實上，來到海端的這幾個月卻是讓人感動深刻的旅程。一個人住在外面的這段日子，我有更充裕的時間能反覆思索一些問題，不論是否有答案，但發問，就是一個開始。

我自認自己並不是一個充滿教育熱忱的人，從小也沒有為他人犧牲奉獻的情懷。因此到偏鄉實習，第一個動機還是源自於己——因為是一生怕不再有第二次的機會、因為是難得更深入了解台灣土地的機會，也因為想嘗試不同文化、不同生活、不同價值的新體驗，所以選擇了海端。也正是如此，有時總有得之於人者太多的慚愧。這段日子我由師長、同儕和學生們身上得到許多過去沒有的體驗，那些真實感動，也遠遠超出我所預想。

如果再選一次，我還是會做一樣的選擇。山水人文皆美的海端真正像是桃花源，但又幸運地對所有人敞開臂膀。半年回憶成為此後教育路上珍貴的瑰寶，等待省思，等待發揚，也等待開創。